

新时期

陇西文学作品选

· 小说戏剧卷 ·

◎主 编：周毛平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新时期

陇西文学作品选

· 小说戏剧卷 ·

◎ 主编：周毛平
◎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 小说戏剧卷 / 周毛平主编.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490-0925-1

I. ①新… II. 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甘肃省 ②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戏剧文学—
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828号

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小说戏剧卷)

周毛平 | 主编

责任编辑 | 宋姝鹏

封面设计 | 王继学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427千

印 张 | 25.25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0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925-1

定 价 | 108.00元(全三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编 委 会

顾 问：张智全 王 东 马青山

总策划：鲁 泽 包志宏 陈彦吉 张小平

主 任：常 青 周毛平

副主任：李双梅 郭志萍 王永斌 张晓天

编 委：常 青 史 祯 周毛平 李双梅 郭志萍 王永斌

张晓天 张敬元 窦根教 孙一民 马君瑞 许顺武

胡照明 史卫东 薛庆余

主 编：周毛平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编 辑 部

主 任：史卫东

副主任：薛庆余

编 者：陈欲胜 赵国宝 杨 成 何永刚

小说卷：陈欲胜 何永刚

散文卷：赵国宝

诗歌卷：杨 成

序 言

陇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永发

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渭河就是华夏民族的祖母河了。距今八九千年的大地湾，距今五六千年的马家窑地下遗存，号称人文始祖的伏羲故里，血脉源头的炎帝故里，黄帝故里地上文物，都在默默印证着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个中华文化圈，第一个中华族群圈，包括周秦时期缓慢生成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的雏形，都是在秦岭之北、黄土高原南缘的渭水谷地发轫、壮大，然后再去中原大地建功立业，将它的不竭精力挥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

自兹以降，当太多争强好胜的集团和个人挤进一个相对狭小、相对封闭的地理和精神空间，在那里上演开疆拓土、改朝换代的游戏时，不知他们想没想到，从渭河中上游传承下来的伏羲、神农、黄帝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实只剩下一具空壳。在这具空壳里借尸还魂的，是以重农抑商、尊王攘夷、外儒内法、家国一体为核心，充满了阴谋和暴力气息的极权主义传统。

悲剧一旦开锣上演，很难给一条道走到黑、极富表现欲的人群一个左右逢源、退处宽暇的机会。世事又总是那么倥偬，时势又总是那么急迫。直到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直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宫廷戏才不得不改弦更张，中途换场。

戏换场了，人还是那些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虽然未必口头承认自己是纱帽朝靴、辫子小脚的忠实信徒。站在出身和职位的制高点上，恨天无柄，恨地无环的人所在多有；放纵自己，阉割他人的理由成千上万；山呼万岁，百拜顿首的行情一路看涨。毋宁说，中华文化从西向东，自北朝南传播的过程，就是逐渐丢失它的宽谅与质朴、大气与从容，变得猜忌、残忍、怯懦和柔媚的过程。

与此同时，这块失落了的圣地继续敞开她博大的胸怀，以田畴、牧场、山林、川泽的完整生态适应她的多民族子孙的不同生活方式，成为秦三十六郡之一，汉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唐朝天下李氏的郡望，宋代的边陲重镇，元明清大一统帝国的腹地；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振的典范和李氏文化的集

大成者。

然而正是她的多元共生的文化品格，使她在悠远的历史长河里一直处于非主流、非民俗的尴尬境地。不仅被正统学者选择性地加以遗忘，连对她的文化地层进行不间断的整理发掘，形成一个可以昭示当代、启迪未来的文化系统的本地文化人也寥寥可数。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黄帝四经》，加上从《连山》《归藏》到《周易》历经涂改的《易经》，使我们又一次惊异于这方昏昏默默的五色土上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不知道在老祖宗慧光的照耀下，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能不能恢复丧失已久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熊春锦先生认为，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文化真正的根柢，是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泉源。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还是很少看到有人用西方对待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那份崇敬与认真对待这部渭河文化圈的钧天大乐。

举例来说，伏羲发明畜牧业，神农发明农业，黄帝更新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因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原始先民的生活，才被后世尊崇为圣王。至于后来那些学他们学得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甚至不伦不类起来，还要坐在书斋里指点江山的儒生，只能说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过于严细造成的副产品——废品，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他们一点儿也搭不上关系。伏羲讲“易”，讲的就是如何在变化了的时势里持盈保泰——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如果置大原则于不顾，硬要用上古时代的方法处理中古时代的矛盾与问题，就与“易”的本意背道而驰了。老子云：“道法自然。”当先儒们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虚构出一个以宗族礼法、君臣礼法为核心的治世系统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离人与自然的本真状态到底有多远。当现代人怀着战天斗地的激情，投身到对人与自然的无限度开发利用中时，我们不知道极易变乱的人性、极易废毁的地球生态还能支撑多久。我们只知道，背离了自然的人生是伶仃的，背弃了人的自然状态的心灵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失去了内在价值，仅靠外来强制维持的世运相当于自戕活力，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中国迅速落伍于世界就是明证。

当王朝的路越走越窄，以至于兵连祸结、山河破碎之时，从西部如蓝

似绿的天空下面，纵横交错的沟壑脊梁之间，走出一拨又一拨辗转流徙的李氏族人，将他们的足迹踏遍中原、关东、江淮和岭南，甚至远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作为群雄割据、乱世称王的现实之上的另外一种现实，作为被残害的民间生活，他们无意于掀起哥伦布、麦哲伦式的占领和科尔蒂斯、皮萨罗式的屠杀狂潮，只想凭借自己的双手，在自然福祉中领取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当地土著相濡以沫。为了表达对先人和故土的思念，他们在聚落的中心位置，修起一座座宗祠，将其命名为“陇西堂”，使陇西这个在国史里略显生僻的地理概念，与秦人、汉人、唐人的称谓一并蜚声于世界。

当然大多数时候，这里的芸芸众生和各地的普通百姓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娶女嫁、养生送死的生活。正如战乱、迁徙有它的惊悚和惶惑一样，太平日子也有它的孤单和哀愁。悲欢离合像丝丝缕缕的雾气，从燃烧的体内蒸腾而出，在体外的冷空气里兴云致雨，汇聚成民间故事和歌谣，在田间地头的沟沟坎坎、茅檐瓦舍的清油灯下流淌；被偶尔路过的文人士子采摘下来，从朴野质直的民间“花儿”，引种成文学大观园里的姚黄魏紫，引来诸多叹赏的心灵和艳羡的目光。慢慢地，生僻的黄土在反复的耕稼里被捂热，从暂时的留居地变成永恒的家；生僻的方言在反复的使用里被捂热，从佶屈聱牙的鸟语变成表情达意的母语。于是，总觉得独特的山川、物候孕育了独特的风俗、人物，独特的风俗、人物造就了独特的经历、体验；关于故乡，总觉得有大书特书一番的必要了。于是便有了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风光，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域性、民族性风光铺展开来，就是一部人类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史。

与诗词歌赋的任情与琐屑相比，聪明的人类当然更看重知识的积累、技艺的传承、思想的开拓、理性的指引，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才使人得以在一个地大物博、生灵众多的外在世界里安顿下来，在发展和进步的幻觉中奋然前行。但外在与内在、主观与客观、头脑与心灵、物性与人性的冲突随之发生。我们无法评估这种安顿方式的对与错，无法剖判每个具体而微的人生境遇的幸与不幸，甚至不知道，在一个物质丰赡、心灵萎缩的世代里，自己的状态是饥是饱。

在理性和秩序、物质和技艺不能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的地方，文学的花

鸟虫鱼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将人生的艰难困辱和自然的草树烟岚结合在一起，给前三千年群雄割据、主公和奴仆壁垒森严，近二百年装上马达、变成永动机的世界，带来一丝荫凉和慰藉。

正如没有丰富感性的人生不是人生，没有坚定的理性就没有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古典文化大量象征、隐喻、暗示、留白技法的运用，连同其中流露出来的活命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前缘难续、好景不长的悲情气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所处地位和人的主体意识的不足。

和前面所说的经国大道比起来，诗词歌赋只是小道。但既然是道，就得有人世世代代加以坚守。时逢文化大创造大繁荣之世，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拨出专款编辑《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为陇西籍作者的作品结集。受使命与热情的感召，虽然水平有限，我们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在本世纪初《陇西文学作品选》出版发行的基础上，汇集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域文学创作成果，筛选成诗歌、散文、小说各一卷。眼界狭小、阅历有限、买椟还珠、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作品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小说部分

白好寿	陇西民间故事二题·····	3
白 玉	山风(外一篇)·····	11
柴春芽	格桑梅朵(外一篇)·····	24
党 辉	富宝(外一篇)·····	38
尔 雅	小薇的身体·····	56
桂 斌	爱情在城市中淹没·····	74
李维斌	蓝色当铺(外一篇)·····	96
李迎新	牛庄的仇恨(外一篇)·····	101
梁彦军	庄里人家·····	157
刘万仓	添箱·····	160
史 前	板桥三娘子(外一篇)·····	167
汪海峰	假牙·····	209
王 戈	离岗·····	211
王守义	死亡村庄·····	220
王喜平	暗伤·····	260
夏志雄	狼堡湾·····	274
许云鹏	老许和丁枪枪系列之苦灯大师(外一篇)·····	296
薛庆余	街景·····	323
张凤娥	换担(外一篇)·····	339
张丽霞	最冷的冬天·····	343

戏剧部分

常孝行	卖当归(外一篇)·····	361
薛庆余	送情·····	385
跋	·····	391

小说部分

陇西民间故事二题

蓝金儿

从前，有个老婆婆住在大路边。老婆婆家道很不幸：老汉、儿子、媳妇都被后山老财折磨死了，只丢下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孙孙给她做伴度日。小孙孙名叫蓝金儿，长得很机灵，老婆婆十分疼爱，蓝金儿也非常敬爱老婆婆。

一天，老婆婆在地里一铲挨一铲地锄田，累得满头大汗，左一把，右一把地揩汗。忽然过来了个老财。老财骑着高头大马，看见老婆婆地里的庄稼可欢呢，心生一计，便问：“老婆子，老婆子，你千铲铲，万铲铲，一天锄着几铲铲？”这一问把老婆婆愣住了。老财神气地说：“明天我过来问你，你要是答不上来，这地便不是你的了，你得赶快给我滚！”说罢，打马扬长而去。

老婆婆很害怕，心想：锄田的谁还数得了铲儿的数，这倒把人难死！

天黑了，老婆婆闷闷不乐地走进屋里。蓝金儿看出老婆婆心里有麻烦，便安慰老婆婆说：“奶奶，天天你回来高高兴兴的，今天为什么一言不发呢？莫不是有人欺侮了你？”

老婆婆看着心疼的小孙孙只是流泪，蓝金儿又劝慰老婆婆说：“奶奶，今天什么事把你难住了？你说说，我帮你解决。”

“唉，好娃呢，你大你妈比你还能着也没躲过人家的手，你能顶个啥？”

“莫不是老财又欺负咱家？这老家伙他可躲不过我的手。奶奶，你说今天老财到底怎么着？”

“唉！说啥呢，再没法说。老财问我一天锄了几铲铲，我能记住吗？明天答不上要叫咱滚，还说地就是他家的了。”

蓝金儿想了一想，劝老婆婆：“不要怕，奶奶，有我呢。明天你把我扣在背篋底下，你尽管锄，一切事有我。老财领我去，你也不要留拦，我自



有妙法对付他。奶奶千万要放硬梆!”

老婆婆听了小孙孙一席话，心里也宽畅了半截子，做熟了饭，婆孙俩吃罢就安安稳稳地睡了。

第二天，老婆婆照常去锄田，蓝金儿在背篋底下单等着老财的到来。一会儿，老财骑着马过来问：“老婆子，老婆子，千铲铲，万铲铲，你一天锄着几铲铲？”

“千蹄蹄，万蹄蹄，你一天能骑几蹄蹄？”蓝金儿掀起背篋当着老财面问了个冷不防。这一问问得老财哑口无言，没想到年纪小小的蓝金儿竟如此厉害。

老财看了蓝金儿一眼，又望望老婆婆改口道：“我看这孩子还差不多，让他跟我‘享福’去！”老婆婆只好让财主把蓝金儿领去了。

蓝金儿到了老财家，老财叫他放羊，他很快答应。老财家对蓝金儿可没奶奶疼爱，一天的活除了放羊外，还要给老财家的婆娘们填炕、劈柴、抱柴、担水、喂猪……不管做动做不动，什么零碎活儿都要他干。因为蓝金儿机灵勇敢，长工伯叔们都很爱他，也常常帮他的忙，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儿也累不倒蓝金儿。老财时时刻刻总是跟蓝金儿找茬，但由于蓝金儿提防得紧，加以长工们的解围，反倒连一次打也没挨过。

一天，蓝金儿在山上放羊，放着放着心里想：经常这样下去恐怕没个好下场，反正是个反正，斜顺是个斜顺，你想整治我，我偏要把你太岁头上的土撞撞，看你把我能咋样！回头看羊在吃草，又想，我何不把羊赶回家，让受苦的伯伯叔叔们去养。又想：就这样把羊吆去没个交代，不行！于是在第二天放羊的时候，出门来随手拿了一把菜刀，把羊的尾巴一个个的割下来，栽在地里，把羊赶回家去，嘱托奶奶送给邻居。自己匆匆跑回老财家，慌慌张张告诉老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山神土地在骂哩：‘你真心瞎，不烧香，不点蜡，我要把羊收回去，看你点蜡不点蜡。’羊一个个地钻到地里去了……”

老财一听顾不得什么，只是催促大伙儿去看。大家一到地里，蓝金儿抢先说：“快一点拔，尾巴还在外边露着呢！”

大家拉住尾巴使劲地拔，只拔出了一些羊尾巴，老财以为神灵感应，只好罢休。

从此以后，老财不叫蓝金儿放羊了，叫他放牛。为了着实制服老财，

蓝金儿一口气把牛放得好好儿的，还生了些牛犊儿，老财心中暗喜。过了一些日子，蓝金儿又把牛尾巴割了栽在地里，牛吆回去又送了邻居，还是慌慌张张跑去告诉老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看害怕吗，山神土地又骂道：‘老财真心瞎，光知把家发，怎不烧香来点蜡，我要把牛赶回去，看你点蜡不点蜡，……’”老财懊丧地说：“这一阵子光顾家业，没把方神祭奠好，使感应了！使感应了！”吩咐大伙儿去拉牛，自己忙到山神庙里去磕头烧香，求神息怒，不要把牛赶回去。头磕破还是没用，只拔出了一些牛尾巴。老财以为触犯了神灵，此后四时八节香火不断，对蓝金儿也没加过问，只是叫他和长工一起干活儿，再不让他放牛羊了。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蓝金儿没有回过家。一天，蓝金儿央求财主给一些空儿回家看看年老的奶奶。老财以为蓝金儿做的是没钱的活，吃的是没钱的饭，便准许回家，并厉声说：“一天不回来，棍棒不饶人！”蓝金儿答应速去速回。

蓝金儿是常回家的，只不过没当着老财面罢了，这次回家有他的用意呢。蓝金儿回到家里，老婆婆做了好吃好喝的，奶奶、孙子两人好好吃喝了一顿。蓝金儿央求老婆婆给他剃头，并且要剃得光光的，老婆婆给自己心爱的孙孙怎能不剃光呢？

第二天一早，蓝金儿不等太阳上来就到老财家，老财看见蓝金儿的头剃得很光，便问：“你的头剃得为啥这样光，我也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

“是怎样剃光的？”老财接着问。

“我这头不是剃的，是在头上抹了蜜之后，淹在蜜蜂窝门口上，让蜜蜂舔一会儿就光光的了，剃哪能有这样光？只要你照样办，保险比我的还光。”蓝金儿蛮有道理地回答。

老财叫蓝金儿取了一碗蜜抹了一头，然后把头淹到蜜蜂窝口儿，霎时蜜蜂爬满一头，连吃蜜带蜇人。老财被蜇疼得受不了，连忙说：“快打呀，蜂儿把人快咬死了！”蓝金儿、长工伙计们听到这一喊，放开胆子，拿起杈耙、扫帚往头上直打，打得老财蜜糊满脸，疙瘩满头。他气呼呼地骂道：“我叫你们打蜜蜂儿，谁叫你们这一些死鬼打人！”

这一着老财可吃苦不小，又气又羞，存心害死蓝金儿，蓝金儿也格外小心地提防着老财的鬼心眼。



一天，老财对蓝金儿说：“我在厅房里睡得怪慌，和你在草房里一块睡能成吗？”

“好得很，好得很，只要掌柜的不嫌，我还有什么话。”

“那么今晚上咱们就睡在一块儿吧？”

“好得很！”蓝金儿答应着。

白天，蓝金儿在草房里做好了防备工作：他担了一担水浇湿了自己的铺草。

晚上，老财睡西，蓝金儿睡东。老财假装睡熟了，鼾声不断，蓝金儿也照样打鼾。老财以为蓝金儿真的睡着了，偷偷地起来，擦着了洋火，往草上一点，跑到草房门外。蓝金儿在湿草里看见火起，打了一个滚，滚出草房门，自己并没有被火烧着，便躲在黑影儿里看动静。

火着大了，草房全部着了，老财得意地喊道：“蓝金儿鬼，蓝金儿鬼，蓝金儿的骨头化成灰。”

“掌柜的鬼，掌柜的鬼，掌柜的草房化成灰！”蓝金儿在老财主背后紧跟着说。老财面红耳赤，人没害死，连草带房着成灰了。

过了几天，老财笑嘻嘻地对蓝金儿说：“蓝金儿，蓝金儿，河边地里的西瓜快熟了，年年被人偷得没法治，我看咱俩去看瓜，你说好不好？”

“看瓜是我分内事，那有什么不可以？”

老财派人在河边搭了个庵房儿，故意在里面放了些家什，还说瓜不摘完不在家里睡，同时自己吃什么，也叫蓝金儿吃什么。蓝金儿表面上毫不在意，但心里时时捏着一把汗。

一个大风大雨的晚上，老财和蓝金儿喝酒划拳，装着醉了，打发蓝金儿在庵房门口给自己堵风。蓝金儿也不搭理，装作酒醉，满嘴胡话：“这样好，这样好，有酒有肉才是好掌柜！”老财听着暗喜，但老财困乏了，不料一觉睡实。蓝金儿摇了两下不见动静，连忙起来把庵房内的家什捆在一起，放在庵房门口，自己钻到庵房内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财主一觉醒来，还是大风大雨，也没看清到底门口是什么，便使劲用脚向门口一踢，“咕咚”一声，家什一下子掉到河里了，财主蛮有把握地喊道：

“蓝金儿鬼，蓝金儿鬼，蓝金儿的尸身满河吹。”

“掌柜的鬼，掌柜的鬼，掌柜的家什满河吹。”

老财屡屡想害死蓝金儿斩草除根，但总是法子想尽却没得逞。尤其这

一次风吹日晒费尽苦心，结果落了个空。一方面劳累过度，一方面痛恨蓝金儿，视其为眼中钉，偶感伤寒，弄得老财害起病来。

黑爷庙的黑爷百灵百应，老财也最信奉，便打发大儿子去讨签卜个“吉凶祸福”。大儿子拿着香表等祭物出门时，蓝金儿从后门溜出去，由小路上先到了黑爷庙，伏在黑爷塑像背后单等大少爷到来。

大儿子前脚踏进了庙门，尼姑满脸赔笑问候：“常常上香，人口兴旺，善哉，善哉！”他就给尼姑一串钱，尼姑连忙鸣磬。大儿子上供、点蜡、烧香、化表、磕了头之后双手提着签筒，口中祷告着：“黑爷老人家，我大疾病缠身，不知吉凶，求求神灵指点，保佑我大灾难脱身。”说罢，将签筒摇了几下，签没有跳出来，只听见神龛内发出：“吾黑池龙王有话，你父作恶多端，理应循环报应。凶多吉少，弟子速退！”

大儿子一听吓得丢下签筒，慌忙跑到家中。老财眼巴巴等着大儿子的回话，大儿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凶多吉少……”老财断断续续地说：“蓝金儿，蓝金儿，真气死我了！”

蓝金儿最后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家里，和年迈的老奶奶团聚，过着顺心的日子。

老婆婆和野狐精儿

从前，有个老婆婆提着一只鸡和一篮油馍馍去给她的妈妈拜寿。走到半路上碰见了一只野狐精儿。

野狐精儿看见老婆婆和她手里提的东西就急忙凑上去问：“老婆婆，老婆婆，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给我妈拜寿。”老婆婆说道。

“老婆婆，老婆婆，你手里提的啥？”野狐精儿又问。

“是只鸡和油馍馍。”老婆婆回答说。野狐精儿一听说有鸡，就馋得口水直流，急忙从老婆婆手里夺过鸡连毛都吃了下去。

走了一会儿，野狐精儿看着老婆婆手里的篮子说：“老婆婆，你的篮子我帮着提上吧！”说完不等老婆婆给就夺过去转头连篮子也吃了。老婆婆一见自己的东西全被吃光了，又害怕又生气，但是，对付不过野狐精儿，只好继续走。



走着走着，野狐精儿问：“老婆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老婆婆说：“我家里有五个女儿。”

“她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野狐精儿又问。

“老大叫碗钵儿，老二叫笊刷儿，老三叫锅盖儿，老四叫窗担儿，老五叫门栓儿。”老婆婆边走边说。

野狐精儿一一记住了。没走几步，老婆婆也被野狐精儿拖到一边吃掉了。

野狐精儿吃完老婆婆后穿上老婆婆的衣服，装成老婆婆的样子，照着老婆婆说的方向去了老婆婆家。

天黑了，野狐精儿来到老婆婆家。“碗钵儿碗钵儿，快来开门，我是你妈妈。”老大从门缝里看了一会儿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穿的是红，戴的是红，红土洼里滚一滚，浑身上下还是红，你不是我妈，我家大门我不开。”

野狐精儿于是跑到红土洼里打了好几个滚，沾了满身的红土后又来到老婆婆家。这次她叫的是老二，“笊刷儿，笊刷儿，快来开门让我进，我就是你妈妈。”“我妈妈穿的是绿，戴的是绿，绿草洼里滚一滚，浑身上下还是绿。你不是我妈妈，我家大门我不开。”

野狐精儿又跑到绿草地上去打滚，沾了满身的绿草汁后又来到了老婆婆家，依次叫来了老三锅盖儿、老四窗担儿，但姐妹俩也没有开门，老三说她妈妈穿的浑身是黑，老四说她妈妈穿的全身白，引得野狐精儿来回跑也没叫开门。

最后野狐精儿全身穿白又来叫门，老五门栓儿也没有开门，说她妈妈全身穿的都是黄。野狐精儿皱了皱眉头心生一计，对门栓儿又说：“门栓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平时妈妈最疼你了。我这次只买了一个戒指儿，我给你们几个都不给，我最心疼的门栓儿，把你的手指头从这门扇上的小洞里伸出来，让妈妈给你戴一个世上最好看的戒指……”

五姐妹中门栓儿最小，她轻信了野狐精儿的话，瞒着姐姐们把手指头伸出了门扇上的小洞洞……野狐精儿一把捏住了门栓儿的小手指，恶声恶气地说：“你开不开门，你不开门我就一把折断你的手指头！”门栓儿痛得挨不住，这才把门打开了。

晚上睡觉时，野狐精儿说：“我的娃娃们，谁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谁要挨着妈妈睡？”门栓儿最小，平时她总在妈妈怀里睡，这时就说：“妈妈，